

真正纯美阅读



用心体会文字之美

(加)蒙哥玛利◎著

郭漫◎改编

绿山墙的安妮

Anne of Green Gables



玛瑞拉一走出去，安妮便环视起房间四周来。房内墙壁粉刷得雪白，什么装饰都没有。见到四壁皆空，安妮心里空旷得厉害，好像摸不着边际。房间里充满了令人难以形容的冰冷气氛，安妮害怕得连骨髓都在打颤发抖。她啜泣着忙脱掉了衣服，换上了睡衣，跳上了床。然后把脸深深地埋进枕头里，猛地扯过被，把自己连带脚地给盖上了。

航空工业出版社

真正纯美阅读 体会纯粹的文字之美

(加)蒙哥玛利◎著 郭漫◎改编

绿山墙的安妮

航空工业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加拿大女作家露西·莫德·蒙哥玛利的小说处女作，一经发表，便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为了给马歇找个帮手，绿山墙农场的玛瑞拉和哥哥马歇打算从孤儿院收养一个男孩，不料阴差阳错，孤儿院送来的竟是一个满头红发、喋喋不休的 11 岁女孩安妮。由于酷爱想象以及“爱美之心”，安妮给自己惹来了一连串的麻烦，她不断闯祸，也不断改正错误。凭借自己的刻苦勤奋，小安妮渐渐变成了绿山墙农场里快乐成长的小主人。

本书文字清新流畅，生动幽默，以细腻的笔触来描写主人公内心深处的情感变化，故事情节一波三折，引人入胜，让人掩卷难忘。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绿山墙的安妮/(加)蒙哥玛利(Montgomery, L.)
著;郭漫改编.--北京:航空工业出版社,2011.5
(2013.5 重印)

ISBN 978-7-80243-752-4

I.①绿… II.①蒙… ②郭… III.①儿童文学—长篇小说—加拿大—现代 IV.①I711.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81422 号

绿山墙的安妮

Lüshanqiang de Anni

航空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安定门外小关东里 14 号 100029)

发行部电话:010-64815521 010-64978486

北京海德伟业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2011 年 5 月第 1 版

2013 年 5 月第 2 次印刷

开本:787×1092 1/16

印张:10 字数:260 千字

印数:10001—20000

定价:29.80 元

Q 前言

Qian yan

《绿山墙的安妮》一书是加拿大女作家露西·莫德·蒙哥玛利的小说处女作，一经发表，便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文学巨匠马克·吐温曾被小说的魅力倾倒，称之为“迄今看到的描写儿童生活的最甜蜜的小说”。

马歇与玛瑞拉兄妹俩在绿山墙农场过着平淡从容的生活。为了给患有心脏病的马歇找个帮手，他们打算从孤儿院收养一个男孩，不料阴差阳错，孤儿院送来的竟是一个满头红发、喋喋不休的 11 岁女孩安妮。

小安妮天真热情，满脑子都是浪漫的想象。在她的想象中，顽皮的小溪在冰雪覆盖下欢笑；如果玫瑰会说话，一定会给我们讲很多有趣的故事；她还把自己的影子和回声想象成两个知心朋友，向她们诉说心事……

然而，由于酷爱想象以及“爱美之心”，安妮给自己惹来了一连串的麻烦，她不断地闯祸，也不断改正错误。凭借自己的刻苦勤奋，不但得到领养人的喜爱，也赢得老师和同学的敬重和友谊。小安妮渐渐变成了绿山墙农场里快乐成长的小主人。

· 作者的文字清新流畅，生动幽默，以细腻的笔触来描写主人公内心深处的情感变化，故事情节一波三折，引人入胜，马歇和玛瑞拉兄妹对安妮发自肺腑的疼爱和无私的付出，感人至深，而安妮纯真善良、热爱生活、坚强乐观的形象更让人掩卷难忘。

在岁月的长河里，文学就如一颗颗璀璨的明珠，照亮深邃的夜空。晴朗的午后，手捧香茗，品读这些经典名作，穿越这时空的隧道，在灵魂的一隅与作者偶然相交，走进文学的殿堂，感受它的魅力。

经典之所以为经典，正是在不断演变的世界中它总能找到自己的位置。在浮躁的生活和工作间隙，捧读这样的真正纯美的阅读，体会纯粹的文字之美不断地将优秀的精神食粮奉献给广大读者。

编者

Mu 目录 lu

- | | |
|------------------------|---------------------------|
| 第一章 林德夫人的疑惑····· 001 | 第十九章 想象力的捉弄····· 081 |
| 第二章 阴差阳错····· 005 | 第二十章 弄巧成拙····· 085 |
| 第三章 玛瑞拉大吃一惊····· 011 | 第二十一章 做客牧师馆····· 091 |
| 第四章 绿山墙农场的早晨····· 015 | 第二十二章 危险游戏····· 094 |
| 第五章 安妮的身世····· 019 | 第二十三章 一场别开生面的音乐会····· 098 |
| 第六章 柳暗花明····· 022 | 第二十四章 圣诞礼物····· 101 |
| 第七章 安妮开始新生活····· 027 | 第二十五章 结成故事社····· 106 |
| 第八章 安妮被激怒了····· 031 | 第二十六章 虚荣心遭到报应····· 110 |
| 第九章 安妮的道歉····· 034 | 第二十七章 倒霉的百合少女····· 113 |
| 第十章 主日学校印象····· 038 | 第二十八章 难忘的一件事····· 117 |
| 第十一章 新朋友····· 041 | 第二十九章 目标——奎因学院····· 121 |
| 第十二章 渴望的快乐····· 044 | 第三十章 金榜题名····· 128 |
| 第十三章 丢失的别针····· 047 | 第三十一章 大饭店里的音乐会····· 135 |
| 第十四章 小学校里的大风波····· 052 | 第三十二章 奎因学院的女学生····· 140 |
| 第十五章 醉酒风波····· 060 | 第三十三章 光荣与梦想····· 144 |
| 第十六章 新的生活乐趣····· 066 | 第三十四章 死神降临····· 149 |
| 第十七章 危难之际显身手····· 070 | 第三十五章 峰回路转····· 152 |
| 第十八章 音乐会后的小插曲····· 075 | |



第一章

林德夫人的疑惑

雷切尔·林德的家在亚邦里村沿街的一片小洼地里。四周长满了梢树和野生花草，往里走是卡斯巴特家古老的农场，自农场背后树林中流淌出来的小河，就从这片小洼地上横穿而过。

也许是从雷切尔·林德家的门前穿过的缘故吧，即便是秉性顽皮的小河也一点不敢大声喧哗了。雷切尔·林德常常端坐在窗前，监视那外面的世界。从小河到孩子，只要是从她眼前经过的东西，一个也不会被她漏掉。

亚邦里人大多都有一副助人为乐的热心肠。林德夫人不仅具备这种美德，自己的事情也做得相当出色。论起做家务来，她可以说是得心应手，头头是道，干净利落。另外，她还是教会妇女团体和外国传道互助会最得力的干将之一。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林德夫人竟能一连几个小时地坐在厨房的窗前，一边把目光越过洼地，监视着对面那条通向陡峭的红色丘岗上的街道；一边飞针走线地缝做木棉被子。

亚邦里村位于一个伸入圣·劳伦斯湾的小三角形半岛上，三面环海，因而人们出入都得从丘岗上的街道经过。也就是说，谁也逃脱不过林德夫人那双敏锐的眼睛。

六月初的一个下午，林德夫人又和往常一样，坐到了窗前。托马斯·林德，一个身材短小、老实厚道的男人（亚邦里的人们都称他为“雷切尔·林德的尊掌柜”）正在小仓房对面的丘岗上种着晚播的芜菁。

雷切尔·林德猜想，此时此刻，马歇·卡斯巴特也一定在那片绿意葱葱的人字形屋顶一般的靠河沿宽阔的红土地里，干着同样的活儿吧。因为前一天傍晚，在卡摩迪的威利阿姆·布莱亚的店里，她曾听见马歇对皮特·莫里森说过，要在第二天午后种芜菁。

是什么缘故呢？按理说下午三点半左右正是人们忙忙碌碌的时候。可是，马歇·卡斯巴特却不慌不忙地走下洼地，而不是翻过丘岗呢？从他身上穿着的

001

真正纯美阅读，体会纯粹的文字之美

最上等的带有白领的礼服看，肯定是有事要离开亚邦里村，还赶着马车，究竟马歇·卡斯巴特要到哪里去呢？去干什么呢？

雷切尔·林德绞尽脑汁，冥思苦想，却怎么也不得要领。午后至今好不容易转好的情绪又变得一团糟了。

“喝完茶我便到绿山墙农场走一趟，看来，这件事要弄个水落石出，非得去问玛瑞拉不可了。”这个女强人暗下决心，默默地点了点头。

就为这事，下午喝完了茶，雷切尔·林德便出了门。这里离卡斯巴特兄妹所住的绿山墙农场并不太远，那幢掩映在果树园中的特别宽敞的房子离林德家的洼地仅有四分之一英里。

马歇·卡斯巴特的父亲是个比儿子还要腼腆内向的老实人。当年开垦这个农场时，虽说没能隐居在树林里，却也尽可能地选择了这块远离邻人的僻静之地，营造了自己的窝。

“唉，住在这种地方只能算是活着吧，真是的。”林德夫人沿着两边长满了野蔷薇的坑坑洼洼的小路，一边走一边嘟囔着：“照这样闭门不出，马歇和玛瑞拉非变成怪人不可，树就是再多，也不能和人闲聊呀。这两个人虽然看上去生活得很满足，那只不过是习惯了罢了。真好像是勒住了脖子还不在于的爱尔兰人。人哪，真了不起，什么都能适应！”

刚嘟囔到这儿，林德夫人已经从小路走进了绿山墙农场的后院。院子里一片葱绿，收拾得整整齐齐。一侧栽着柳树，另一侧则排立着笔直的白杨。地上干净得连一块碎石、一根树枝都找不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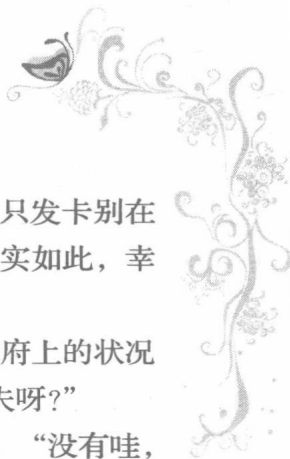
雷切尔·林德用力敲了敲厨房的门，随着一声“请进”她迈步走了进去。绿山墙农场的厨房干净得简直过了头，如同崭新的客厅一般，让人有一种冷漠疏远的感觉。倘若不弄得这般干净，或许会是个更加充满情趣的房间。

房间的东、西两面都有窗户。从面朝后院的西窗透射进来一抹六月温暖的阳光。东窗上爬满了常春藤，左侧的果树园里，盛开着白色的樱花。生长在小河边洼地上的桦树叶在风中轻盈地摆动着。

生来勤快的玛瑞拉，经常喜欢端坐在爬满常春藤的东窗边，晒晒太阳。果然，玛瑞拉今天依旧照例地坐在那里，边沐浴着夕阳，边织着东西。

林德夫人随手关门时顺便扫了一眼桌子，但见上面摆放着3个碟子。显然，是马歇要带什么人来。不过，碟内装盛着的都是些普通点心，有果脯、野生苹果和一种水点心。看来客人也不会是什么特别的客人。那么，马歇的白领礼服和马车又是怎么回事呢？雷切尔·林德百思不得其解地转起了眼珠。

“晚上好，雷切尔。”玛瑞拉快活地招呼说，“今天心情真好啊！是借了



您的光吧？府上各位都好吗？”

玛瑞拉个头很高，干瘦，满头的华发被挽成一个发髻，用两只发卡别在脑后。显示出一种事事缺乏经验，头脑僵硬的味道。事实上也确实如此，幸亏嘴边的那几分幽默表情才算挽救了她。

“托您的福，谢谢了。”林德夫人说道，“话提起来了，我对府上的状况也是很挂念的呀。刚才我瞧见马歇出门了，是不是谁生病要请大夫呀？”

玛瑞拉的嘴角不自觉地抽动了一下，没料到雷切尔果真来了。“没有哇，我身体一直很好，只是昨天有点头痛。”玛瑞拉说道，“他是去布莱特·里巴了。我们哪，打算从诺巴斯科西亚的孤儿院里领养一个男孩，那个男孩今天晚上就坐火车来。”

就是闻听到马歇迎接来自澳大利亚的袋鼠，都不会令林德夫人感到如此吃惊。她怔在那里呆呆地半天都没说出话来。连玛瑞拉在看她，她都没觉察到，心里只是想着这件事。

“是真的，玛瑞拉？”雷切尔·林德刚缓过神来便急忙追问道。

“当然是真的了。”玛瑞拉回答道，“只不过是从小诺巴斯科西亚的孤儿院领养一个男孩罢了，有什么大惊小怪的。这不就和在农场里每年耕耘劳作差不多一样普通吗？”

“你们俩怎么会异想天开要这样做呢？”林德夫人责备道。

“怎么是异想天开呢？我们可是从很早以前就考虑这件事了，详细地说是在冬天的时候。圣诞节前几天，亚历山大·斯文萨的妻子到我们家来做客时，曾说起过春天时要从霍普丹的孤儿院领养一个女孩的事，她曾多次去过那所孤儿院，还曾在那里住过，孤儿院里的事情她都了如指掌。

“从那以后，我和马歇商量了好几次，总想领养一个男孩。哥哥已经60岁了，以前那种精神头早就没了，心脏也不太好。而且如今这年头，想雇到一个好人也很难哪，雇来的都是些笨蛋。好不容易找了几个半瓶子醋似的法国小毛孩子，可谁知，等熬到他们熟悉了活计，却一甩手都不干了，不是去了罐头厂，就是跑到了美国。

“结果，斯文萨夫人领养女孩时，我们也托她给物色一个，因此才引出了上面那些话。我们希望找一个10岁左右，头脑聪明，较合适的男孩。

“今天邮差送来了斯文萨夫人打来的电报，说就坐今天下午五点半的火车到。所以，马歇便去布莱特·里巴接站了，约好了在那儿下车。”

雷切尔·林德一向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好不容易弄清了事情的原委之后，她便直截了当、毫不客气地说道：“玛瑞拉，明确地说，我认为这件事

可太危险了，危险得都过了头了。根本无法预料斯文萨夫人会领来个什么样的孩子。就这样把个来历不明的孩子接到这里来，他是什么样的性格，父母是什么样的人，他是怎么长大的？一概都不知道呀。

“就在上礼拜，报纸还登了一条消息，说岛西边的一对夫妇从孤儿院领养了一个男孩。可那孩子却半夜放火，而且是故意的。天哪，是故意的！夫妇俩差一点儿被烧死在睡梦中。你们要是和我商量的……唉，虽然没商量我也要坚决制止这件事！”

听了雷切尔一席话，玛瑞拉心里就更没底了，手里的活计也停了下来。

“雷切尔，你说的也有道理，我并不是事事都放心，可马歇无论如何也要领养，为了这件事，他整天心事重重的。看见他那难受的样子，我总觉得应该帮助他实现自己的夙愿。

“那么，但愿事情能圆满地发展下去。”林德夫人以怀疑的口吻说，“谁知道他会不会把绿山墙农场烧个精光呢？说不定还会往井里下毒药呢。听说在新布兰兹维克，一个被收养的孤儿院的孩子就往井里下了毒药，整整一家子人都痛苦地死掉了，而且好像是女孩子干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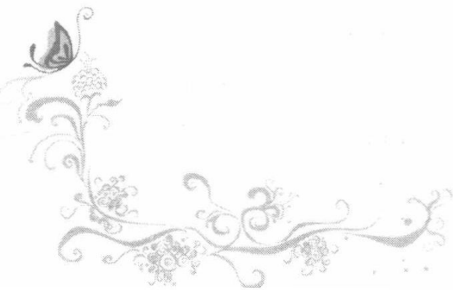
“不过我家可不领养女孩子呀。”

在玛瑞拉看来，投毒杀人不过是女性特有的行为，对男孩子则不必担心会做出这等事来。

林德夫人原打算一直等到马歇带孤儿回来后再走，可一算还要足足等上两个小时。她转念一想，与其坐等到他们回来，还不如到罗伯特·贝尔家唠唠这件事更有趣。这个消息一定会引起一场大轰动的。

“简直太让人难以相信了！”林德夫人出了门一踏上小路便不由得脱口说道，“他们不是在做梦吧，还说是特别同情那个孩子。唉，马歇、玛瑞拉对养育孩子都一无所知，那个孩子是否需要他们也值得怀疑。就凭这两个人，不见得孩子将来会有什么出息。绝对！不管怎么样也不能让人相信，在他们的教育下，孩子会变好，我敢打赌。真是可怜哪！”

好心的林德夫人对着野蔷薇诉说着。





第二章 阴差阳错

马歇·卡斯巴特和栗色母马优雅地走在通往布莱特·里巴的路上。这条路大概有8英里长，风光宜人。马歇按照自己的方式赶着马车走着，一路上自得其乐，除了偶尔碰到妇女时需要鼓起勇气向她们点个头。马歇惧怕所有的女人，只有玛瑞拉和林德太太除外。一见到女人，他总会局促不安地认为她们会在私下里笑话自己。他这么想并非毫无根据，马歇长相古怪，身材粗大，长长的灰色头发垂在佝偻的肩头，而那一大把软软的褐色胡子是他从20岁起就开始留的，实际上，他20岁和60岁的相貌都差不多，只是年轻时没这么多灰白的颜色罢了。

来到布莱特·里巴车站，马歇并没有看到火车，他以为是自己来得太早了。马歇把马拴在小旅馆的院子里，直接走向火车站的站房。长长的月台上空无人影，只是站台尽头处的一堆木板上，孤零零地坐着一个小姑娘。马歇遇见了火车站站长，他正要回去吃晚饭，把售票室的门给锁上了。马歇忙走上去打听五点半的火车是不是快到了。

“五点半的火车半小时前就开走了。”这个精力充沛的站长答道，“不过，好像留了个乘客给你——一个小姑娘，就在那边木板堆上坐着。”

“我可不是来接一个女孩子的，”马歇有些茫然，“我来接的是一个男孩子，他应该在这儿与我碰面，斯文萨太太把他从诺巴斯利西亚带来交给我。”

火车站站长吹了一声口哨：“斯文萨太太领着那个小女孩下火车，并托我照看，说是你们兄妹托她从孤儿院领养的孩子。”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马歇顿时束手无策了。此时此刻，他真希望玛瑞拉能在场解决这个难题。

“不如去问一下那个孩子。”站长漫不经心地说，“我想她会把事情说清楚的，因为她好象特别能说。”

那女孩自从马歇从身边经过时就一直看着他，目光从来没有离开过。用普通人的眼光看，这是个10岁左右的女孩，上身穿着又脏又难看且过于短小的浅黄色灰绒布罩衫，头上戴着一顶已经褪了色的褐色水兵帽，帽子下面是一头浓密的红发，两根小辫子从帽子下面伸出来，瘦小而苍白的脸上长着好



些雀斑，大眼睛大嘴巴，眼睛在处于某些神情和情绪时看起来是绿色的，在其他情况下则是灰色的。

那女孩见马歇朝自己走了过来，便用一只瘦瘦的小手拎起一个破旧的旧式提包站了起来，另一只手则伸向了马歇。

006

“你就是绿山墙农场的马歇·卡斯巴特吧？”那孩子用异常清澈可爱的声音说，“很高兴见到你，我还以为你不会来了，正担心哪！我还想象了各种各样的理由。刚才我还想，如果你今天晚上不来的话，我就到对面铁道拐角，爬到那棵大樱花树上一直到天亮，一点儿也不用害怕。隐藏在盛开的樱花中，沐浴在月光下睡觉，不是很浪漫吗？”

马歇笨拙地握着女孩干瘦的小手，暗自决定了下一步怎么办。他不能对这个忽闪着大眼睛的女孩说事情出了差错，也不能把她就这么扔在这儿，他要把她带回家让玛瑞拉和她解释，所有的问题都不妨拖到平安返回绿山墙农场再说。

“对不起，我来晚了。”马歇有些不好意思地说，“来吧，马车就停在那边的院子里，让我替你拎着提包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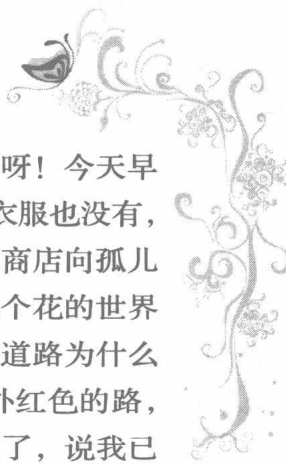
“啊，我拎得动。”女孩很爽快地说，“提包不重，虽说我的全部财产都在里面，但确实不重。斯文萨太太说有8英里，我可喜欢坐马车了，真是太高兴了！今后我和先生就是一家人、在一起生活了，真幸福啊！从小到大，我还从没有过像样的家庭生活呢！先生你没去过孤儿院吧，所以我想你是不会明白的。总之，那里是想象不到的糟糕。斯文萨太太对我说这样乱说话可不是好孩子，但我却不以为然。本来嘛，没有意识到而做错了的事情也是时常会发生的。那儿的人都是好人，可孤儿院这种地方似乎没有让人幻想的余地。”

说到这儿，马歇的小伙伴停住了，一半是因为她已经喘不上气来了，而且他们已经来到了马车旁边。马车上路后，直到一段陡急的下坡路为止，那女孩始终没说一句话。道路是深深翻起的松软的泥土，两侧的土堤有些地方比人头还高出几英尺，土堤上栽着一排排盛开的野樱桃树和修长挺拔的白桦树。

“你不觉得很美吗？看着这片把道路都装扮得雪白的树，你联想到了什么？”

“啊，我不知道。”马歇答道。

“哎呀，不就是个新娘子吗——一个身穿白色婚纱、头披美丽彩霞般面纱的新娘子。我也会想象着，将来什么时候，自己也能穿上婚纱，那不是最幸



福不过的事吗！我最喜欢漂亮衣服了，哪怕是仅仅体验一下也行呀！今天早晨我离开孤儿院的时候，穿得破破烂烂，可难看了，连这件混纺衣服也没有，真让人害羞。孤儿院的孩子都不穿这个，这是用去年冬天霍普敦商店向孤儿院捐献的300码布料做的。啊！看，到处都是盛开的樱花，真是个花的世界呀！我从心里喜欢这个岛，能在这里生活多棒啊！但是，这种道路为什么是红色的呢，我真是搞不明白！在夏洛特丹坐火车时，看到窗外红色的路，我就问过斯文萨太太，但她说她也不清楚。而且她还求我别再问了，说我已经问她1000个问题了。可不提问就什么也不知道呀，对吧？这道路到底为什么是红色的呢？”

“这个吗，我也不知道。”马歇回答道。

“嗨，就不能了解一下吗？这世界上需要了解的事情太多了，你不觉得很愉快吗？啊，我是不是说得太多了。我总是因为这个挨批，难道只有把嘴闭严才好吗？如果你不希望我这么唠叨，我就住嘴。虽然这很难受，但如果你感到厌烦的话，我就不说了。”

连马歇自己都感到意外的是，他觉得这个小姑娘唠唠叨叨的听起来挺有意思。像大多数沉默寡言的人一样，马歇喜欢别人能说会道，如果对方就这么自顾自地唠叨下去，而不要求他参与谈话，他是不会有什么意见的。在他遇到的所有女人当中，没有一个是好对付的，尤其是那些女孩子更是讨厌，她们总是斜着眼看马歇，鬼鬼祟祟地从他身边溜过。马歇对此深恶痛绝。然而身边这个满脸雀斑的小女孩却全然不同，尽管他感到自己迟钝的思维很难跟上她那活跃的思路，但是听她唠叨却有种说不出的愉悦。于是他像往常一样腼腆地说：

“你喜欢说就说吧，我不会介意的。”

“噢，太好了！我想说的时候就能随便说，真太棒了！我觉得我们好像能相处得很不错。因为唠叨我挨过不少训斥，让我早已经听烦了。而且我一说长语句，大家就笑，可要说明重要的事情，不用长语句不行啊，你说是吧？”

“对，这话听上去很有道理。”马歇说。

“斯文萨太太总说我的舌头是不是老在中间悬着，其实根本就没那么回事。你瞧，它不是老实实在地在这里呆着呢吗？先生的家叫做绿山墙农场吧，斯文萨太太全都仔细对我说过了。听说府上四周有树林环抱，那该多好呀，我可喜欢树了。我向往着能在像府上那样一种环境里生活：到处都是树木，树根上长着苔藓和蘑菇，附近还有小河流过，枝头上，小鸟们在欢快地歌唱。可话说回来，今天早晨，当我告别孤儿院的时候，还是感到有点儿舍不得。

噢，我忘了问斯文萨太太了，绿山墙农场旁边有小河吗？”

“有哇，在房子的南边。”

“太棒了！我的梦想真的变成现实了！这种事太少见，是吧？我现在的一切几乎太完美太幸福了！不过，我怎么也不会有完美、幸福的心情的。你看，这是什么颜色？”女孩把一根光滑的长辫子拽过肩头，伸到马歇眼前。马歇向来不会分辨女人头发的颜色，但这次他没费什么劲就看出来了。

“是红色的吧？”马歇说。

女孩把发辫甩回肩后，长叹了一口气，这声叹息似乎久藏心底，吐出了长年累月的一切哀伤。

“不错，是红色的。”她顺从地说道，“就为这个，我就不会有完美幸福的心情，你明白了吧！红头发的人都是如此。别的我都不放在心上，什么雀斑、绿眼睛、干瘦啦，只要我一幻想起来，就会全都忘在脑后。我能幻想我的皮肤如蔷薇般美丽，我的眼睛像天上闪烁的蓝紫色星星，我也常常对自己说，‘我的头发黑亮美丽得如同湿润的乌鸦羽毛’，可心里却明明知道它是红色的。唉！我这只不过是悲痛到极点而发出的悲叹罢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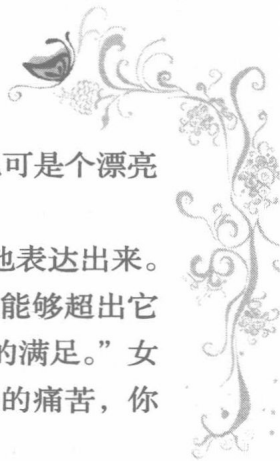
“啊！卡斯巴特先生，你瞧！你瞧！你瞧！”突然，那孩子兴奋起来，兴奋得差点从马车上掉下来，而马歇并没有发现什么令人吃惊的事，只不过是马车在路上转了个弯，走进了“林阴道”而已。

被新布里奇的居民俗称为“林阴道”的，是一条长不过四五百码的大街。道路两旁，排列着漂亮的苹果树，是一个性情古怪的老头在几年前栽种的。枝繁叶茂的树形成一个漂亮的拱门，头顶上一片雪白的花宛如馥郁芬芳的帐篷。远望处，地平线上的天空仿如一幅美妙的图画，晚霞如大教堂的蔷薇窗户一样富有诗意。

女孩子被眼前的美景惊呆了，好像不会说话了似的，倚靠在马车上，两只瘦削的小手紧握在胸前，扬起欣喜若狂的小脸，出神地欣赏着头上那团白色的光辉。新布里奇是个充满生机的村庄，狗“汪汪”地叫着，成群的男孩子们叫喊着，向窗子里好奇地窥探。女孩仍旧一言不发，两个人就这样沉默着走过了3英里的路程。

“你是不是累了？好久没吃东西了吧？”马歇终于大胆地问道，他只能这样理解她长时间的沉默不语，“我们还有1英里就要到了。”女孩深深地叹了口气，终于回到了现实的世界里。

“啊，卡斯巴特先生，刚才我们走过的那个地方，那个白色的世界，叫什么名字呀？”她低声问道。



“那儿叫‘林阴道’。”马歇沉思了几秒钟，又补充说：“那儿可是个漂亮的地方吧！”

“漂亮？仅仅说漂亮可不能恰当地形容它，不能把意思尽情地表达出来。啊，总之是——美极了，的确太美了。不管怎么拼命幻想，都不能够超出它的美。这样的仙境我还是第一次看见，它让我终于得到了心灵上的满足。”女孩把手放到胸前说道，“现在，我这儿非常痛苦，可那是种快乐的痛苦，你有过这样的痛苦吗？”

“从来也没有过。”

“我就经常感到痛苦，一看到非常美丽的东西就总是这样。不过，那么美的地方，怎么能只起个‘林阴道’这样的名字呢？一点儿没有意义，是吧？好啦！叫它‘白色的欢乐之路’怎么样？是不是一个富于幻想的漂亮名字？离到家真的只有1英里了吗？我的心里很高兴可是又有一点伤感。伤感是因为坐马车是件非常开心的事，开心的事情一完，我总是要伤感一番的，恐怕再没有这样的好事了吧。根据我的经验，不开心的时间似乎总是多一些。可一想马上就要到家了，心里又不由得高兴起来。到现在为止，我还从来没有过自己真正的家呢。突然一下子有了个家，不知不觉就变得心情紧张，心跳加快起来。”

马车翻过丘岗，往下看是个池塘，细长、弯曲，看上去像一条小河，一座桥横跨在池塘中央，池塘的尽头是一条琥珀色的带状沙丘，将池塘与下面深蓝色的海湾隔开。从水池上方的沼泽地里，不时传来阵阵青蛙们的合唱声，对面斜坡上，苹果园旁的林木中，掩映着一幢灰色的房子，尽管天色还有一抹微亮，但窗边早已点起了一盏灯。

“那就是‘巴里的池塘’。”马歇指着池塘说道。

“啊，是吗，这个名字可并不怎么招人喜爱呀。嗯……就叫它‘闪光的小湖’吧，怎么样？对，这样就恰当了。你知道吗，一旦想出个相称的名字，我就激动得不行。

“啊，那可不是相同意义激动，你认为它们有什么共同点吗？白色幼虫与‘闪光的小湖’它们之间没有多大的联系呀！为什么要叫它‘巴里的池塘’呢？”

“因为那里住着巴里一家哩。他们住的地方叫做果园坡，要不是果园坡后面那一大片树丛，从这里就可以看到绿山墙农场了。等过了桥，拐过街道，大概还有半英里的路就到了。”

“巴里家有没有小女孩？也不是太小，年龄和我差不多的？”



“有一个 11 岁左右的小姑娘，叫黛安娜。”

“是吗，多好听的名字呀！”

“嗯，我说不准。可我还是觉得像简、玛丽啦这些普通一点的名字实用。听说黛安娜出生时，正赶上学校的老师在她家住宿，家里人就请老师给起名，于是得了黛安娜这么个名字。”

“我出生时要是也有那位老师在场就好了。啊，要上桥了，我得闭会儿眼睛。我总害怕过桥，常常幻想一旦到了桥中间，桥就会像袖珍小刀似的折成两半，把我压扁喽，所以就赶紧闭上眼睛。可是，估摸着到了中间时，我又会不自觉地睁开眼睛了。我倒想看看，如果桥真的折成两半的话，那一瞬间到底是怎么可怕。啊，对了！让我再回头看一眼。晚安，可爱的‘闪光的小湖’！”翻过了丘岗，拐了一个弯，马歇指着前方说：“到家了，那就是绿山墙农场……”

“啊，请别说了！”女孩神情激动地打断了马歇，两手紧紧抓住他伸出的胳膊，闭上了眼睛。这样，她就看不到马歇指的方向了。“让我猜猜，肯定能猜对。”说着那孩子睁开了眼睛，环视着四周。最后，她热切渴望的目光停在了最左边远离街道的一处房子上，那房子四周环抱着黑乎乎的树林，在茂盛的树丛中，微微发白的房子显得格外引人注目。房屋上空晴朗的西南天际中，闪烁着一颗亮晶晶的大星星，好像希望与引路明灯一样散发着光辉。

“就是那儿吧？”那女孩指着问道。马歇高兴地甩了一下缰绳：“嗨，你猜对了！肯定是斯文萨太太告诉你了吧，所以你猜得这么准。”

“哪呀，没有，她也不过零零碎碎地讲了一部分，主要是靠我的感觉。不知道怎么回事，一看见那房子，我就觉得像自己的家。你瞧我的胳膊，这几个淤血印，我已经掐了它好几次了。这回可是实实在在的了，马上就要到家了。”说完，女孩又陷入了沉思。

这回该轮到马歇不安了。他感到有点欣慰的是，玛瑞拉可以替他来告诉这个无家可归的孩子，她所热烈期待的家根本不会接纳她。他们走进院子里时，天已经完全黑了，周围的白杨树叶发出了轻柔的沙沙声。

“啊！树在说梦话呢，你听。”马歇把女孩从车上抱下来时，她悄声说道，“一定是个很美的梦吧。”然后，她便提起那个装有“全部财产”的提包，跟着马歇走进了房子。





第三章

玛瑞拉大吃一惊

马歇一推开门，玛瑞拉便赶紧迎了上来。可是，当她看见一个穿着过于短小、破旧，梳着红头发的长辫子，打扮奇怪的女孩，眼睛里闪烁着喜悦的光芒站在她面前时，不由得停住了脚步。

“哥，这到底是谁呀？男孩子呢？”

“没有男孩子，只有这个孩子。”马歇回答说，同时朝那女孩扬了扬下巴。这时，他才想起还没打听她叫什么呢。

“没有男孩？不对吧？”玛瑞拉不肯罢休地说，“不是和斯文萨夫人说好了要领个男孩子来吗？还托人捎过口信呢。”

“反正没有男孩子，夫人领来的只是这孩子，我还特意向站长询问过呢，结果，只好把她领了回来。”

“那可太糟糕了！”

就在两人激烈争吵的过程中，那孩子一边交替地看着二人，刚才的满面欢喜劲早已不知跑到哪里去了，她似乎领悟了两人争吵的原因。于是，她随手将提包扔到了地上。紧攥着小手，向前猛地跨出一步，大声地喊叫起来。

“你们不要我是吧！就因为我不是个男孩就不要我对吧？我早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了。真心想收留我的人到现在还一个也没有过哪。事到如今，我知道你们谁都对我感兴趣，你们要是不要我，那我该怎么办呀？我，我要哭了！”那孩子一头扑在桌子上，放声大哭起来。

马歇和玛瑞拉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知怎样收场才好。没办法，最后，还是玛瑞拉充当了一次老好人。

“行了，行了，别哭了，好吗？”

“不吗，我偏要哭！”

那孩子一抬起头，满脸是哭过的泪痕，嘴唇还在颤抖着。

“斯文萨大婶看我是个孤儿，想为我找个家，如果孤儿院的人们听说就因为我不是男孩而被退回去的话，他们会怎么想呀。这是我有生以来最大的悲剧了！”

玛瑞拉脸上露出了微笑，那微笑极不自然，好像长期不出现，锈住了一般。但不管怎么样，刚才严峻的表情开始变得温和起来。

“别哭了，今晚不让你走还不行吗？等把事情弄清楚再说，你先在这里住着。你叫什么名字？”

那孩子一瞬间犹豫了一下。“能不能叫我科迪丽亚？”那女孩挺着胸说道。

“科迪丽亚？这就是你的名字？”

“嗯，不，不是我的名字。但您要是这么叫的话，我会感到高兴的。多优雅的名字呀。”

“到底是怎么回事？如果科迪丽亚不是真名字，那你的真名字叫什么？”

“安妮·杰里。”

那女孩低着头，不太情愿地说道：“求您了，就叫我科迪丽亚吧，反正是暂时叫，怎么都没有关系。是吧？安妮这个名字一点儿也不罗曼蒂克。”

“罗曼蒂克的名字听了会让人吃惊的！”玛瑞拉毫不留情地驳斥道，“安妮这个名字，是正正经经的名字，对不对？没什么可羞耻的。”

“哎呀，我并不是感到羞耻，只是喜欢科迪丽亚这个名字。”安妮进一步解释道，“我总是认为我叫科迪丽亚，更小的时候，我叫过阿尔典。不过，要是非叫安妮的话，就请用带字母‘E’的安妮。”

“知道了，好吧，安妮，能不能告诉我一下，是什么地方搞错了，我们对斯文萨夫人说想领养个男孩子，可孤儿院里并没有男孩子吗？”

“有哇，有很多哪，但是斯文萨夫人却明确地说想要一个11岁左右的女孩，宿舍女管家就问我愿不愿来，我当然愿意了，昨晚整整一夜我高兴得连觉都没睡好。”说到这里，安妮冲着马歇责备道：“你们不想领养女孩这事，为什么在车站时不对我说呢？如果那时弄明白了，我也就不会来到府上了。也不会看见‘白色的欢乐之路’和‘闪光的小湖’了，更不会有现在这样的痛苦了。”

“你们到底说的是什么呀？”玛瑞拉惊讶地盯着马歇问道。

“那，那是她途中说的话。”马歇躲躲闪闪地支吾道，“我把马牵进来，回来就吃晚饭。”

“除了你之外，斯文萨夫人没带别人从孤儿院出来吗？”马歇刚出去，玛瑞拉又继续问道。

“大婶她自己领养了一个叫做莉莉·约翰的孩子。莉莉今年才5岁，长得非常漂亮，头发是褐色的。我要是也长着一头褐色头发，脸蛋漂亮些，您愿